



奥斯卡 与 玫瑰奶奶

Oscar et la Dame Rose

一百岁少年的12封信

[法]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著
Eric-Emmanuel Schmitt

徐晓雁 译 喜久 绘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Oscar et la Dame Rose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 (法)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著 ;
徐晓雁译 ; 喜久绘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8
ISBN 978-7-5086-9039-1

I . ①奥… II . ①埃… ②徐…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1065 号

Oscar et la dame rose

Copyright © Editions Albin Michel-Paris 2002, 2004, 2009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著者 : [法] 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译者 : 徐晓雁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mm×1092mm 1/32 印张 : 4.25 字数 : 23.5 千字

版本 :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4023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号 : 978-7-5086-9039-1

定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Contents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The 1st letter	003
The 2nd letter	019
The 3rd letter	037
The 4th letter	055
The 5th letter	069
The 6th letter	077
The 7th letter	083
The 8th letter	093
The 9th letter	097
The 10th letter	105
The 11th letter	109
The 12th letter	115
The 13th letter	119
The 14th letter	123



Contents

奥斯卡与玫瑰奶奶



The 1st letter	003
The 2nd letter	019
The 3rd letter	037
The 4th letter	055
The 5th letter	069
The 6th letter	077
The 7th letter	083
The 8th letter	093
The 9th letter	097
The 10th letter.....	105
The 11th letter	109
The 12th letter.....	115
The 13th letter.....	119
The 14th letter.....	123

The 1st letter



From 10 -year-old Oscar

亲爱的上帝：

我叫奥斯卡，我十岁了。我在家里用火逗弄过小猫、小狗。（我想甚至还烤熟过金鱼。）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因为来这里之前，我要上学，没时间写。

我有话在先：我最讨厌写信了，实在迫不得已才写。因为写信这事，就像是圣诞节门上的花环，装饰用的绒球、彩带、花边，等等，不过是些美化了的谎言，那是大人的玩意儿。

要证据吗？瞧，看看我信的开头：“我叫奥斯卡，我十岁了。我在家里用火逗弄过小猫、小狗。（我想甚至还烤熟过金鱼。）这是我写给你的第一封信，因为来这里之前，我要上学，没时间写。”我也完全可以这样开头：“人家叫我鸡蛋壳，我看上去只有七岁的样子，因为得了癌症，只好住在医院里。我以前从没与你搭过话，因为我甚至都不相信你的存在。”

只是如果我这样写，就太不像话了，你不会对我感兴趣。可我很需要你对我感兴趣。

要是你能抽空帮我两三个小忙，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吧。

医院，那是个超级友好的地方，到处是高声说话却好脾气的大人，到处是玩具，以及来陪孩子们玩耍的玫瑰夫人们，还有一些随叫随到的小伙伴，比如“培根”“爱因斯坦”和“爆米花”。总之，如果你是个令人愉快的病人，医院真是个好地方。

但我，不再讨人喜欢了。自从我做过骨髓移植后，我就感觉我不讨人喜欢了。早晨，杜塞多夫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时心情很糟，我让他失望了。他看着我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我犯了什么错似的。其实我已经很配合手术了：我很乖，听凭他们给我上麻药，痛了也不喊出声，我都一口吞下所有药片。有几天，我真想把杜塞多夫医生臭骂一顿，告诉他说不定就是他的两根黑眉毛，把手术搞砸了。但他看上去那么难过，我就把骂他的话咽了下去。杜塞多夫医生越是沉默着，一脸歉疚的样子，我就越感到自己有罪。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病人，妨碍了别人相信医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医生的想法是有传染性的，现在整个楼层的护士、住院医生、护工都用那样的表情看我。我心情好的时候，他们却看上去挺难过；我说句玩笑话，他们勉强挤出点笑容。真的，大家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说笑了。

只有玫瑰奶奶一点没变。在我看来，她是太老了，想变也变不了，而且玫瑰奶奶就是玫瑰奶奶。玫瑰奶奶，我就不用给你介绍她了吧，上帝。就是她让我给你写信的，肯定是你的一个老朋友。问题是只有我叫她玫瑰奶奶，所以你得下点功夫才知道我说的是谁：就是从外面来陪伴生病的孩子的穿玫瑰色制服的那群夫人中，年纪最大的那个。

“您几岁了，玫瑰奶奶？”

“你记得住十三位的数字吗，小奥斯卡？”

“噢！您太夸张了！”

“不是的。千万别让这里的人知道我的年纪，否则我会被赶走，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

“为什么？”

“我在这儿是违规的。做玫瑰夫人是有年龄限制的，可我早就超龄了。”

“您过期了？”

“对。”

“就像过了保质期的酸奶？”

“嘘！”

“好的！我什么都不说。”

她倒是很勇敢，把秘密都告诉我。不过她没选错对象，我会守口如瓶的，尽管我感到很奇怪，她眼眶边的皱纹散着太阳般的光芒，怎么就没人起疑心。

还有一次，我发现了她的另一个秘密。肯定是这样，上帝你可以去核实。

有一次我们在医院花园里散步，她踩到一堆狗屎。

“他妈的！”

“玫瑰奶奶，您说粗话。”

“哦，你这小家伙，让我安生会儿吧，我爱怎么说话就怎么说。”

“哦，玫瑰奶奶！”

“动动你的屁股，我们是在散步，不是蜗牛赛跑。”

当我们在长凳上坐下，吮起棒棒糖时，我问她：

“您怎么会满嘴粗话呢？”

“职业癖好，我的小奥斯卡。干我那行的，要是我说话斯文，早就完蛋了。”

“那您是做什么的呀？”

“你不会相信的……”

“我发誓我相信。”

“摔跤选手。”

“我不信！”



“真的！人家还给我一个朗格多克女杀手的绰号。”

从此，每当我情绪低落，在确定周围没人听见我们说话时，玫瑰奶奶就会给我讲她那些摔跤联赛的故事。朗格多克女杀手应战利穆赞女屠夫；她与魔鬼圣克兰二十多年的对决，那是个胸脯硬得像炮弹的荷兰女人；特别是那次世界杯夺冠，她战胜了绰号巴切瓦德母狗的乌拉乌拉，要知道乌拉乌拉从没输过，即使玫瑰奶奶当时的偶像，绰号钢腿的摔跤手也没能赢过她。玫瑰奶奶的那些比赛真让我向往，我想象我的好朋友以现在这副模样出现在摔跤场上，一个穿粉红色罩衣的小老太太，摇摇晃晃地想把那些穿着背心的大块头摔倒在地。我觉得那就是我，我变成最强大的那一个，我在报仇。

好了，上帝，如果有这么多关于玫瑰奶奶或朗格多克女杀手的线索，你还认不出谁是玫瑰奶奶的话，那你就别再当上帝了，退休得了。我说得够清楚了吧？

说回我的事。

总之，我的骨髓移植让这儿的人很失望，我的化疗也不管用。以前大家还不觉得太严重，因为还寄希望于骨髓移植。而现在，我觉得医生也没什么好法子了，即便我的情况令人同情。那个妈妈觉得很帅，我却认为眉毛太浓的杜塞多夫医生，就像是发完了背篓里礼物的圣诞老人，一脸愧疚。

气氛越来越不妙，我对小伙伴培根说起这事，实际上他不叫培根，叫伊夫。不过看他全身烧焦的样子，叫他培根更合适。

“培根，我觉得医生不喜欢我了，我让他们泄气。”

“瞧你说的，鸡蛋壳！医生才不会泄气呢，他们总会想法子给你做各种手术。我算过了，他们至少许诺过我六次。”

“可能是你给了他们灵感。”

“鬼才信呢。”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干脆对我说我要死了？”

这时，培根同医院所有人一样：变哑巴了。如果你在一个医院里提到“死”这个字，是没人会听进去的。你可以肯定存在某种禁区，大家都会岔开话题。我已经试过所有人，除了玫瑰奶奶。

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试试看，她是不是也会在这种时候装聋作哑。

“玫瑰奶奶，我觉得谁都不肯告诉我我要死了。”



她看着我。她会不会跟别人的反应一样呢？哦，拜托了，朗格多克杀手，你要坚定立场，听进去啊！

“既然你已经知道，干吗还要别人告诉你呢？”

喔，她总算听进去了。

“玫瑰奶奶，我总觉得大家想象出另一种医院，与现实中的不一样。好像来医院就是为了康复，其实来这里也会死的。”

“你说得对，奥斯卡。我觉得大家对于生命也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忘了生命是脆弱、易碎和短暂的，我们都假装永远不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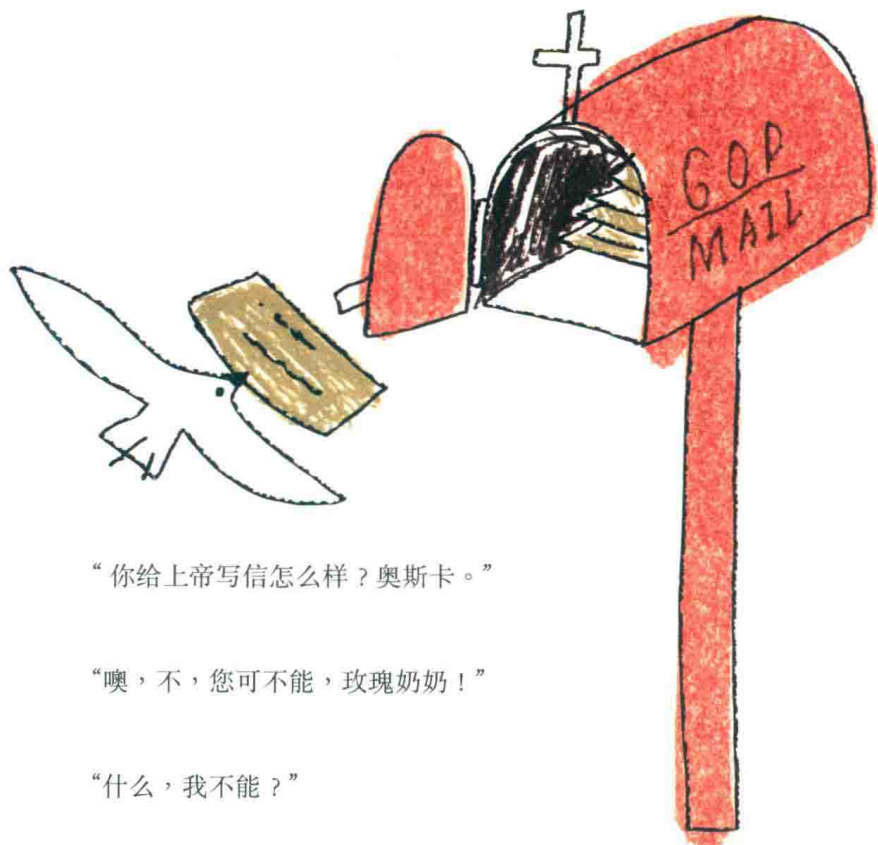
“我的手术失败了，对吗，玫瑰奶奶？”

玫瑰奶奶没有回答，这是她回答“是”的一种方式。当她确认我可以心领神会时，凑近我，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说道：

“我可什么都没告诉过你，对吗？你向我保证？”

“我保证。”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想抛开一点这些沉重的想法。



“你给上帝写信怎么样？奥斯卡。”

“噢，不，您可不能，玫瑰奶奶！”

“什么，我不能？”

“您不能！我一直以为您不说谎的。”

“可是我没对你说谎呀。”

“那您为什么对我说上帝？人家已经用圣诞老人糊弄过我，有一次就够了！”

“奥斯卡，上帝和圣诞老人之间没有任何关系。”